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四

九月癸巳

上諭軍機大臣曰奎林至詢及阿桂在當噶爾拉撤兵事所言甚詳阿桂於此事措置得宜從容中度可謂善於經理至賊酋索諾木屢次差人報稟并差賊目丹巴沃雜爾來營欲求官兵讓出阿桂因將計就計全師而出所辦必當如此彼時賊意欲官兵撤至章

谷阿桂若漫無見識輕率遠退舉上年費力攻得之地盡行棄去即不能無罪令退至思紐翁古爾壟既有要隘可據後路可守整兵再進收復小金川尚有可憑之勢是阿桂此次退出所係甚重朕前為之日夜懸望及聞其既出不但不以為非且深為嘉慰至現在收復小金川自較易辦而將來進勦金川不免稍難今年所用之當噶功噶及宜喜三路俱屬仰攻費力只可存為牽綴賊勢之用或於丹壩三雜谷正

地等處另覓妥捷之路諒未必俱屬險要難以施功
即或亦有險仄之徑其後路皆我土司地方不至如
功噶當噶等之應防及意外也
臣等謹按料敵所以制勝從前木果木嚴防後
路仰蒙
訓誡至再至三若能凜遵防守原可有備無患及至失
事之後 臣阿桂因計全師退駐思紐翁古爾壟
據守要隘以圖整兵再舉即荷

聖鑒以現在收復小金川自較易辦而將來進勦金川不免稍難未幾大兵雲集美諾一帶指期克復而勒烏圍噶拉依等處稟承
睿算以次戡定決賊情於萬里之外審勝勢於數年之後自非
至聖至明安能坐照如此其神也
甲午富勒渾奏言京兵將次抵省計算月底即可出口第恐口外地方荒僻與口內情形不同沿途

各站是否俱能料理妥協之處必須親加查辦且
自桃關出口至日隆軍營共計一十七站均須揀
擇寬敞地方容棚湊集之所始足以資各兵棲止
而口外每站相距二三十里道路不長尤當酌定
站程方不致有遲滯查自桃關出口起由草坡根
達橋碩塘卧龍關隆拉向陽坪日隆定為七站其
中道里遠近約計不過六七十里每站飭令該管
站員多為預備飯菜以便京兵隨到買食俾免遲

延其站夫原定額數每站四百名今每站酌添二百名並將原設兩站之夫歸併一處背運軍裝直送下站輪流應用俟京兵過竣再為裁撤其南北兩路現亦據臺站各員稟稱預備停妥將來大兵到齊分路進勦後路如何分設臺站如何添設人夫之處臣現飭總理道白瀛將所需員弁夫役酌定數目先期預備以免臨時貽悞奏入

上嘉之

同日鄂寶奏言臣欽奉

諭旨兼辦南路糧運查宜喜一路現貯軍糧約四萬餘石足敷十月供支無庸急為趕運而南路翁古爾壟等處不日添兵進勦軍營糧石難免周章且南路站遠迤長山巒陡險轉瞬秋深不時雨雪轉運尤為喫緊若不親往督催殊難深恃統俟官兵將次到齊臣即馳赴南路往返督催以期源源接濟至後路官兵僅臣一人帶領如遇催糧公出覺木

交一帶不可無大員彈壓查現駐木池之副將董果人尚勇往且在後路已久情形素悉請將該副將調赴覺木交駐守俟臣催辦就緒即回覺木交駐扎仍令該副將回歸木池如此辦理庶糧運防守各事宜均可不致貽悮奏入報

聞

乙未

上諭內閣曰據畢沅奏本年辦理兵差需用馬騾車輛

較多所有永壽洵陽白河平利紫陽三水淳化雒南商南鎮安山陽等十一縣不在緩征各屬之内可否一體酌緩等語前因陳輝祖奏此次官兵經過之附近各縣民夫俱能踴躍急公曾降旨將恩施等三縣量予緩征並令直隸河南陜甘雲貴等省過兵附近各州縣協助辦差出力者一併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令畢沅所奏永壽等縣既係辦差効勞著加恩將永壽等十一縣本年應征地丁銀糧一體緩征六

分用昭一視同仁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戊戌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攻勦小金川賊番出碉抗拒時畏懼弓箭較之鳥鎗尤甚今蒙

皇上添派健鋭營火器營吉林黑龍江索倫等兵均係素嫻弓箭又由武備院撥給箭枝攜帶來營臣等仰仗

天威殄戮逆番指顧可俟但軍裝不妨多備查從前解

赴滇省永昌等處之箭約尚存有三十餘萬枝若
就其中挑選十萬解至成都收貯遇有需用就近
調取更為便易臣已行文彰寶令其奉有
諭旨即派妥員解送成都查收備用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奏言征勦兩金川現當軍營轉關之際
首應鼓勵衆心使之知愧知奮以新兵協同攻勦
又以旗兵為之表率再於初次攻勦時獲有利益

以振其氣則衆志奮揚可望得力至金川賊番現
據有小金川之地或疑其加添兵力不知小金川
誅殱之後所存人户無多而金川屢次攻勦之餘
傷損亦復不少即使併而為一人數斷不能增且
如去年南路攻至達烏西路攻至資哩金川幫兵
節節死守而仍不難於深入是兩金川既已合併
亦無可慮雖其所得之糧足供一二年之食而攻
滅之機亦不在此去年進勦小金川時據脱出番

獲番人均稱年歲歉收口糧不繼及攻克僧格宗
美諾之後見官寨內尚有存糧可見賊番不能守
禦之故實因大軍直入勢同瓦解亦非由于乏食
惟是前次進攻官兵營卡俱逼近碉座以便乘機
攻撲令賊人所得礮位除頭二三號大礮度不能
移動外其四五號礮位運來施放則官兵營壘即
有難於逼近之勢但攻勦隨地換形臨時又當設
法籌辦誠如

聖諭事在人為斷不可畏難中輟臣察看金川估惡情形實已天怒人怨勢必滅亡惟在各路統兵之人慎重辦理務使士氣不傷而兵心固結自可必其成功今臣體察賊情逐一悉心核計其事實非無把握斷不敢狥衆人之見或致稍涉游移阿桂又奏言查穆塔爾於帛噶爾角克破後率衆來降臣前抵日隆時穆塔爾現在軍營當即恭傳諭旨授為三等侍衛當面賞翎頂戴穆塔爾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其情實為欣慰至伊家口尚在日隆原未遷徙其屬下十三人業經送往成都已令文綏派員送至軍營與伊眷口同在日隆居住

同日阿桂又奏言從前留在當噶爾拉之小金川頭目數人本令將領等密加看守因各處降番均已應賊當即設法調出陸續誅戮內惟下宅壟頭人安本上宅壟頭人色爾結安布木及拉約寨頭

人雅瑪之子章布木色爾達等並無他故現在分交明正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安插管束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覆奏籌度進勦金川一摺稱體察賊情逐一悉心核計其事非無把握等語阿桂果有成算實屬最善惟望勉力為之又據奏下宅壟頭人安本等並無他故現分交明正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安插管束此等頭人于小金川路徑熟悉若留在軍營使令未嘗不可得其力如穆塔爾之隨營劾力

甚為得濟始終並無改移非降番之必不可用也至
前次傳諭阿桂令將進勦金川之路悉心籌度或當
於河北等處另覓妥地攻其無備此目今最要之事
著阿桂將籌辦情由迅即覆奏
己亥富勒渾奏言臣查兵行貴速且現屆秋末冬
初秉此時進攻天時地氣均屬相宜自應將各處
兵丁催令早集日隆以備將軍遣用其領兵將弁
俱知仰體

聖慈督率衆兵行走安靜而臺站各員應付一切辦理亦甚從容此後不必拘定間日一起行走臣現在飛咨文綬於各路派定將領弁兵到省時照例應付催令即日起程漢兵以五六百名京兵以三四百名為一起每日接連進發一至桃關臣即令按照酌定宿站計月兼程陸續赴營庶兵皆得迅速集齊以申

天討

同日富勒渾又奏言 臣自日隆起程沿途察看糧運情形每日約有二三百石不等查大兵尅日齊集日隆自應及早預備充足復於卧龍關存米八千餘石内飭令署松茂道查禮竭力招商趕運日隆並令逐日交站夫滚運二百餘石以備各站截留支食至營中需用軍火及舊兵鍋帳軍器等項現在飛飭上緊趕運務於大兵未到之前觧齊備用再銅礮一項實為攻勦利器若俟鳩工鑄造未

免需時查看中尚有存營威遠將軍鐵礮三尊臣

親加試放尚屬可用隨飭前項鐵礮及礮子一併

派員解營聽候將軍阿桂取用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勒渾奏漢兵以五六百名京兵以

三四百名為一起接連遞發俾得迅速滅賊等語所

辦甚好將軍阿桂現在日隆專盼各兵到日尅期進

發早為集事兵行愈速愈佳著富勒渾文綬等即照

此迅速妥辦又另摺奏稱運赴日隆糧石逐日趕運

需用軍火及鍋帳器械等項亦源源出口不致貽悮等語看來伊等近日辦理大有起色並將此諭令阿桂知之

同日陳輝祖奏言 臣查湖南北兩省情形自上年迄今兩次調兵九千名外通計湖北陸路二十三標營存兵九千餘名並水師一千四百餘名湖南腹地八標營存兵五千一百餘名並水師八百餘名苗疆十六標營上年撥調本少本年亦止鎮筸

辰州九谿三處各有添派其餘存營者尚有一萬二三百名差操汎守儘可協撥湖北兼有淌營兵三千名駐防荆州適中要地今即遵

旨揀派仍於地方情形無碍臣現於湖北選備一千五百名湖南選備一千五百名每五百名為一起選派將弁分別帶領至總兵喬冲杓即派為統領現在江水平穩由水路速抵荆宜一帶總路恭俟奉

到

諭旨迅抵軍營聽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陳輝祖奏湖北湖南兩省仍可挑兵三千已諭知陳輝祖俟阿桂咨調到日迅飭起程再

朕因阿桂等現在收復小金川及將來進勦金川不可無大員統領重兵在後策應若另派欽差大員前往軍營恐無知之人妄作猜疑若如今富勒渾王進泰會同妥辦富勒渾係現任總督王進泰亦本省提督且於軍務曾經閱歷人亦頗有見識實可勝任著

阿桂於進兵時酌量緊要之處令富勒渾王進泰統兵策應所需之兵即於現調楚兵內酌留二千備用其餘楚兵一千應派在何路隨征並著阿桂酌量預檄帶兵之員遵照馳往

辛丑文綬奏言八月二十五日都統積福帶領頭起京兵二百名已抵成都即於二十八日起程前赴西路軍營再黔滇陝西湖南兵共六千名及西安駐防兵前起一千名均照將軍阿桂派撥分路

前赴軍營嗣甘肅兵四百五十名來抵成都業已起程赴綽斯甲布現在西安後起駐防兵及荆州駐防兵頭起亦均到省即照將軍阿桂所派分赴西南兩路於京兵行走空日陸續前進

同日明亮奏言據明正巳旺布拉克底革布什咱等處各遣頭人到營稟稱土司蒙

大皇帝天地父母之恩理應實心報効況聽得數十萬

大兵即到兩金川滅在旦夕衆人無不歡喜現令

各處多誦得勝經等語又據巴旺布拉克底頭人
稟稱索諾木現在打發頭人到交界地方說如今
都是
天朝恭順土司爾等何不將守卡兵丁撤去我等回說
只曉得將軍號令不敢亂動等語 臣思兩賊酋悖
逆已極人心共憤覆載不容各土司亦知該酋即
日滅亡不為搖惑其出力自必倍加現在後起滇
兵一千將次到營並接富德來札於本月十五日

由西路起程一切進勦事宜俟阿桂酌定行知臣
即與富德相機鼓勵衆心亟圖進勦且自思紐以
至僧格宗河南河北兩路皆為經由熟悉之地自
可一鼓而下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各省所調之兵惟湖北兵尚未抵成
都以陳輝祖前奏八月十二日出境之期計之亦應
不日到省而京兵頭起既到此後自可陸續赴營前
據阿桂奏現須先辦小金川不必俟京兵及吉林索

倫等到齊約計軍營兵數足數分路調派即定期進攻等語今滿漢各兵既已接續到營兵數已不為少自當及鋒而用尅期收復小金川即乘勝進勦金川則軍聲益壯而士氣愈奮可期迅速集事又據明亮奏巴旺布拉克底頭人所稟回覆索諾木之語逆酋悖叛如此尚敢自稱恭順實為可恨土司頭人等以不敢亂動回覆尚屬得體明亮當酌量予以奬勵益堅其心至伊稟中既稱差人至交界地方可見該土

司等境壤原與金川犬牙相錯可通之徑必多此兩土司均係隨營誠心出力之人亦思翦滅逆竪何不諭令由交界處所設法進攻自可望其得濟又索諾木等敢於負恩反噬肆逆鴟張實為罪大惡極且蓄意吞併各土司以逞其貪戾之欲若不急為翦除久之蠶食鄰封各土司必無噍類因特命將聲討務在掃蕩賊巢擒誅兇竪以安番境而申國法聞各土司深以此舉為喜無不踴躍從征期於速滅該土司等

正宜及此時各展其雪憤除患之志不當僅以派兵隨營塞責也著各該將軍以朕此旨詳諭土司等使各悉朕意並諭以金川賊衆所恃者險隘今官軍聚集數十萬勢大力厚何事不可為豈專以撲碉為事爾土司等境內俱有通金川路徑其間地利形勢知之必真自宜各就所見善為籌度如有必須官兵力量者即就近密稟各將軍聽其相機調度爾等作為嚮導覓間進兵若所計果能成功即將出謀之土司

奏聞大皇帝重加陞賞如此剴切曉諭土司等自必更加鼓舞其金川各處防禦亦可稍分其力現在收復小金川尚易集勲計日可待至美諾等處平定之後即須進勦金川勢難延緩所有諭令土司出力之處此時即當及早預辦則進兵時更有成算可操不止事半功倍著傳諭阿桂等即速加意籌辦

甲辰

上諭內閣曰原任江西布政使顏希深著即馳驛前赴

四川覺木交一路幫同鄂寶辦理糧務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查劈山礮位一項既便擕帶而施放仍可及二三里外最屬軍營利器今軍營所存僅有數位業將前此運存卧龍關及已壞而尚可修補者均該各處弁員挑驗修理共計不過十餘位實不敷用聞省城有能造劈山礮位之匠臣阿桂已飭限一月內鑄成二十位速送軍營應用以後隨得隨運其餘軍裝

諾械經兩督　臣飭辦不致有悞進剿其分派綽斯
甲布一路官兵除在前之西安駐防及滇省官兵
已於八月內由桃關前赴軍營陝甘官兵一千計
目下亦當由省起程其應赴南路之滇兵一千陝
甘兵一千亦於八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前赴軍營
外至應赴西路之兵湖南頭一起一千名已來至
日隆其餘各地亦可接踵出口至京兵及後起西
安滿兵均陸續抵省荆州滿兵據報亦已入境　臣

等行文文綬如西安駐防滿兵尚未自省起程即將京兵料理令其先赴西路以資攻勦奏入

上嘉之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又奏言查兩逆酋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後索諾木旋帶僧格桑回巢臣阿桂在南路時已據土弁土兵等探聽具稟今抵西路以來其脫出漢土兵丁雖亦有僧格桑仍在金川之語尚未確切今脫出屯練阿爾

嘉自被拘之後因能治病索諾木攜以往來所有

僧格桑前往噶拉依後復至勒烏圍之處均係得

之目擊此時僧格桑又在何處該屯兵尚未能知

誠如

聖諭與其逆酋之諉罪縛獻何如我兵之乗勢俘擒加

之寸磔方可雪憤紓恨至西路先截底木達布朗

郭宗及大板昭一帶隘路勿使僧格桑由美卧溝

逸出南路先截科多新橋等處勿使從喀爾薩爾

潛逃查從前西南兩路進攻功噶昔嶺木果木當
噶均駐大兵僧格桑若欲往來必由美卧溝令自
美諾東至大板昭西至僧格宗科多與金川相接
可通處甚多僧格桑即由美諾地方竄入金川已
不必定由美卧溝及喀爾薩爾等處但臣等即日
進兵不獨務爲俘獲逆酋之計即其頭人番衆凡
有可以邀截擒戮者皆當相機設法以防免脫臣
悉心籌計知會明亮等一體相機截擒不使復能

喙走奏入報

聞

同日豐昇額舒常奏言查宣喜日旁兩山雖係金川門戶但攻勦日久賊人防守愈密如以兩營現有之兵照常攻擊實非制勝之計若俟調兵到齊再籌進勦誠如

聖諭恐致勇氣漸隳臣等現在密派妥人前往該處偵探若可辦理即以已到之滇兵及計日可到之西

安滿洲兵酌量調用臣等業將現在情形札商阿桂俟其指示到日遵照籌辦務期於事有益再臣豐昇額從金川脫出之番婦鄂魯木楚稟稱小金川地方聽見說不給僧格桑了索諾木令伊兄岡達克往美諾去了僧格桑現在金川科思果布住着等語現將脫出之番婦仍交工噶諾爾布收管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脫出番婦鄂魯木楚稟

稱索諾木令伊兄岡達克往住美諾僧格桑現在金川之料思果布等語是僧格桑之不在小金川自非虛飾金川逆酋施此奸狡實為可惡可恨蓋索諾木弟兄之意久思吞併各土司地畧雄踞一方又料小金川番衆力難號召因借僧格桑之力前往誘脅番人使見舊土舍復來自必一呼可集索諾木遂乘此利便糾衆往擾然未嘗不畏官兵之復進若留僧格桑在美諾勢不能不助兵拒守且慮僧格桑久佔故

巢與舊番相習自必聯為一氣後難動揺因仍擕歸金川以絶小金川諸番依戀舊酋之念又令其兄岡達克前往美諾監制設或官兵進勦即驅小金川人守拒自不能不聽其指揮茍幸無事便可攘為已有其設計險惡實堪切齒第其不留僧格桑在美諾賊酋等自謂得算而不知其已失小金川人心此於官兵收復實為最好機會至所奏進兵之路已密派妥人偵探並將情形札商阿桂俟其指示遵辦等語豈

昇額等既見有可進之處不似宜喜日旁之仰攻費力自當從彼進兵今現派之滇兵一千西安駐防一千俱已先後到營而阿桂所撥之陝甘兵一千計亦可陸續而至豐昇額等得此新兵即可添為進勦之用但必須察看形勢審度機宜實有利便方可奮勇直前以期必勝斷不可復似今年春夏進兵時以打仗撲碉為塞責之舉果能攻得一二險要亦可稍省將來分勦之力第阿桂此時正籌收復小金川其金

川之局尚未辦及今諸路未發獨此一路先進即得利亦不宜深入只可擇其緊要山梁駐兵控扼俟各路並勦金川時豐昇額等即從彼乘勝進攻使賊番照顧不暇於事更為有益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之七十五

九月丙午鄂寶奏言宜喜軍營後路地方遼濶道路綿長糧站軍臺在在均關緊要是以就現有之兵分布防護至格江一站糧臺設在東岸已撥丹壩兵一百名駐守若於西岸添設官兵形勢更為聯絡惟是後路兵少玆准豐昇額等將宜喜舊兵三百名抽撥前來除酌撥一百五十名添設格江

西岸外又橋頭一處僅設塘兵五十名該處緊宜喜日旁木池三路總滙將所有餘剩兵一百五十名應添派橋頭防守以聯聲勢奏入

上嘉之

戊申豐昇額舒常奏言臣等查宜喜日旁兩營兵力未為壯盛若俟新調官兵到齊然後進攻未免有稽時日查雲南兵一千名已抵宜喜西安滿洲兵一千名亦計日可到其陝甘兵一千名亦可陸

續前來臣等客遣妥人探道務得要隘以圖罙入即或不能一時得手亦可牽綴賊勢與全局有益至官達色原帶往之漢土官兵二千名内除分布各隘口糧臺之外尚餘兵八百名嗣又撥駐黃草坪二道橋等隘防守現餘兵四百餘名擬備將來大板昭一帶進攻之用此時未便抽撤俟阿桂處議定如大板昭無需進兵臣等再行調取應用

同日豐昇額又奏言准阿桂抄寄摺稿稱有

旨令臣前往别斯滿一路帶兵綽斯甲布有無帶來之兵昭通等兵應否截留帶赴西路等因臣查綽斯甲布一路兩山打仗兵丁總共不足六千臣即往西路此處之兵實不能帶往至昭通之兵一千繫奏明撥赴綽斯甲布之兵且此路仍須牽綴相機進勦如必應調何路仍候阿桂酌量辦理茲奉

上諭别斯滿一路毋須豐昇額前往令阿桂於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二人内酌定一人前往帶兵臣

自應仍聽阿桂扎到之日一面奏

聞一面遵照辦理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現俟探得間道即行深入等語所見甚妥豐昇額等此際尚非可以深入之時不宜孟浪輕進務俟阿桂處信息實力妥為至稱別斯滿一路應否前往惟候阿桂處酌辦等語豐昇額現同舒常在宜喜軍營統兵牽掣金川並資彈壓不宜輕動其別斯滿一路距西路軍營相近阿桂易

於照料臨時或派色布騰巴爾珠爾或派海蘭察前往俱可集事豐昇額竟毋庸復往西路

辛亥阿桂奏言接奉

諭旨令臣詳議何路進兵查分兵申討務期得用若不詳細籌酌徒分正路兵力於事無益今南路本繫臣領兵攻擊之處情形俱所深悉至西路喀爾薩爾一帶臣前此亦曾經過現同色布騰巴爾珠爾等與從前到過此路之大臣侍衛章京詳細詢問

衆土司頭人等亦知大概查喀爾薩爾在功噶爾拉之前必須由牛厰進攻其地險峻異常難於搶佔且春冬雪大不能行走即至夏時雪化亦必自山腿下至山溝再登兩邊之山方能佔據若將此作為正路進兵自覺稍難至於木果木以西山勢俱極險惡我兵自下仰攻徒為費力此外如巴旺一路亦可進攻又須添兵安站恐難接濟再美卧溝繫在木果木北其地雖通勒烏圍而深林密箐

谷口狹隘險處甚多大兵難以越過且後路綿長官兵未能接續此西南二路之大概情形也至綽斯甲布一路何處可以進兵臣已問之豐昇額等尚未明晰查覆又臣詢問熟識此處路逕之土司據稱小金川西北有谷噶山梁從此而下可達勒烏圍其道路尚可前進等語此等地方該土司等雖爲熟諳猶恐所言未甚確鑿現又調三雜谷明白頭目數名來至日隆再行詳詢并俟豐昇額處

覆到將分為幾路如何約定進兵之處另行具奏

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楚兵越險登高實為得用而此次派來陝甘兵丁內甘省較優陝兵後起尤不如前查雲南昭通等處兵丁此番頗得其力前因滇省亦繫邉方未便多為調撥昨雲南提督常青到營據稱彰寶處現有挑兵三千派出專員勤加

敎演以供川省調用是滇省官兵除本省應用外

尚敷抽撥如進勦金川時再須增添兵力臣等即

當奏

聞檄調奏入報

聞

壬子豐昇額舒常奏言臣等前遣人於綽斯甲布

土司境内躧探間道據稱達巴穹曾及日旁東北

面均有通金川之路但林箐叢密道路崎嶇我等

未能深入賊境在遠處瞭望形勢甚屬險峻等語
臣等復查丹壩一路亦可進兵但必得兵五六千
名方可進勦今屢奉
諭旨及接阿桂來札已定先收小金川之局則此時此
路固不必多添兵力亦未便束手靜待俟新添官
兵到齊乘勇銳之氣臣等相機攻勦并飛商阿桂
籌酌辦理
同日豐昇額舒常又奏言臣等於新兵未到之先

兵力稍暇酌修碉座俟新添官兵到日若欲移勦別路便可將宜喜官兵抽撤併力深入此處即交土兵看守亦不致有難守之虞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查詢丹壩一路亦可進大兵并稱乘兵力之暇緩修碉座若移勦別路時便可將宜喜官兵抽撤等語所想亦是宜喜日旁兩處攻勦半年未能寸進實覺徒勞無益今既知丹壩有可進之路自宜從彼進攻約計宜喜日旁兩處所有新

舊兵共九千名豐昇額可於此内將新調之兵并挑
舊兵之勇銳者共六七千同五岱帶領前往丹壩其
宜喜等處仍關緊要且覺木交兵糧軍火亦須管理
而綽斯甲布一路兼資彈壓若僅將碉座交土兵看
守尚未妥協應酌留兵二千令舒常帶領駐守方為
合宜至阿桂現在收復小金川其金川尚未辦及豐
昇額此時若即由丹壩進兵未免太早必須俟阿桂
平定小金川後會勦金川時預為定期寄知豐昇額

查照妥辦

同日明亮又奏言新調滿漢各官兵經將軍阿桂派撥雲南兵一千陝甘兵一千荆州駐防兵一千京兵五百及黑龍江吉林兵各五百共四千五百名以次陸續到川内惟陝甘兵二千因綽斯甲布需兵接濟更為緊要隨經阿桂

奏明令將先到陝甘兵一千名迅赴該處以壯聲勢嗣督臣富勒渾聽聞甘省兵丁由松潘保縣一帶

行走即令順赴綽斯甲布而第一起先到陝兵酌議改赴南路玆據打箭爐同知禀稱此項陝兵已經全數出口臣擬將現到各兵留營備用並飛飭將備等遵照阿桂前

奏所有新到官兵暫在茂紐功察等處存駐畧為休息以備進攻之用再滇兵一千名現亦抵打箭爐接踵而至查茂紐各站並無多存糧石此時章谷積米尚有數千滇兵到來應令徑赴章谷廒臨時

調遣更為捷便奏入

上嘉之

同日明亮富德奏言前經將軍阿桂酌議俟所到各兵足敷應用即約各路尅日進攻使賊酋顧此失彼現在各路軍營新調官兵均可接踵而至阿桂一有知會即當發兵合勦臣富德前在西路與阿桂等酌擬南路大兵或由河南拉約宅壟一路進攻美諾或由河北甲爾木山梁一路先克僧格

宗再過河由瑪爾里進攻美諾前後與臣明亮卷心商搉查河北自甲爾木以至僧格宗處處與金川賊境毗連來路最為叢雜我軍深入後路綿長少留兵既不足以資防守多留兵又不敷進剿之用惟自河南拉約宅壟鳩寨瑪爾里一帶以至木池進攻美諾其山南雖有汗牛賊番然臣明亮在南路年餘察看汗牛地方雖為賊據而大兵一進其衆即心存畏懼臨時尚可設法辦理從此專力

前進一俟西南兩路大兵會合聲勢聯絡所存之僧格宗其勢已孤迅為克復而河北之赤爾丹色木等處止須酌量分兵為牽綴賊人之勢似此辦理較易收功且兵行進止移步換形倘屆期別有機會可乘臣等不拘何路總期迅速得手直擣美諾奏入

上諭曰此見是勉力成功可也

同日梁國治奏言准署督臣陳輝祖咨稱欽奉

諭旨於湖北湖南兩省備調兵丁或二千或三千即將
帶兵將弁及應帶軍火器械辦齊備用等語臣巳
於湖南各營選兵一千五百名揀派將弁由水路
帶領先赴荆宜總路俟奉到
諭旨即令迅抵軍營聽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辦理收復小金川計各省所調
官兵已足敷用所有湖南湖北預備兵丁原為將來
進勦金川時後路或須策應之用今恐一時趕調不

及先行揀派齊赴總路聽調自應如此辦理但進勦金川時是否後路必須接濟及此項兵丁應於何時調往之處均着阿桂斟酌妥協一面飛調一面奏聞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昨據阿桂奏稱彰寶處現又挑備兵三千如進勦金川時再須增添兵力即奏聞檄調等語前籌及進勦金川時宜以阿桂等將來分路進勦其後路尚須留兵策應是以諭將湖廣所備之三千兵飛調前往已足應用至滇省兵丁前後共調過

五千該省為近邊要地未便再為調撥將此諭令阿

桂並彰寶知之

丙辰豊昇額舒常奏言五福禀稱密詢丹壩土司

策旺色丹津頭人温布阿忠等據稱丹壩地方編

小百姓無多衆

大皇帝調派官兵在我地方保護土司派出土兵各處

卡防日夜瞭哨凡過金川逃出之人一見即加查

問如無登答即便放鎗迎擊金川何日遣其頭人

來到卡上我土司頭人實不得知至此間進兵道路只有穆爾津岡一處等語又達官色稟稱密詢梭磨土婦卓爾瑪據稱通金川道路雖有納雲達等處但山路崎嶇樹林叢密加以氷雪深厚即勉強行兵而糧米難運且後路綿長亦頗費兵防範惟丹壩一路道路稍寬可以進兵等語現在知會

阿桂裁酌辦理

豐昇額舒常又奏言臣等前次派人蹤看綽斯甲

布境内通金川路徑據覆稱山巒形勢均與宜喜相同其緊要峰頂賊均修建碉卡木柵防守等語臣等以現在情形計之自應且在宜喜附近設法攻勦擬自西安駐防全數抵營乘其不意早圖一舉得手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丹壩一路只有穆爾津岡可以進兵前已諭令豐昇額同五岱帶兵六七千名進攻丹壩但須候阿桂收復小金川後分路攻勦

金川方可會期前進其宜喜一路令舒常帶兵二千駐守彈壓仍着豐昇額等遵前旨妥辦而行至綽斯甲布境内通金川各路既與宜喜相仿進攻仍不免費力若非實有可乘之隙斷不宜孟浪輕進即有所得亦只應在山梁駐兵據守不可遽為深入又據奏卓爾瑪稱丹壩道路可以進兵甚為有理但將軍等進兵時均宜加意防範其後路務須留兵策應勿使賊番得以窺伺滋擾方為妥善

臣等謹按番勢料敵先察地形此次進兵西南兩路宜攻後路宜守宜喜等處屢經聖明訓諭不宜輕動惟統兵牽綴賊勢以資彈壓勿使賊酋得肆窺擾逮後進攻勒烏圍噶拉依西路由康薩爾下壓與南路之沙爾尼隔河夾擊克奏膚功而宜喜一帶按兵彈壓亦得收牽綴之益仰見

睿照如神收功全局於數年前審料已定也

己未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臣等自
赴日隆以來屢有賊酋吽喊丝又據頭人丹巴沃
雜爾具禀於副都統額森特稱南路甲爾木真登
梅列官兵離我地方太近實在畏懼懇求撤出額
森特諭以汝等在當噶爾拉原稱土司求撤出官
兵情願贖罪如今汝土司並無贖罪之處如何言
此丹巴沃雜爾又稱僧格桑是土司一家如今將
伊因禁受罪將軍大人等可以遣人來看額森特

復諭以僧格桑罪惡重大斷難饒宥汝土司如何代替乞恩以後不必再來具禀嗣於九月初一日丹巴沃雜爾仍在卡外稱禀我土司們要想贖罪將僧格桑獻出但此事亦甚難辦額森特又諭以此是汝土司自圖贖罪之事只想如何與汝土司有益即速辦來初二日賊復有要想贖罪又來請安之語初九日又據賊稱大人如要僧格桑可差人賫槳來將伊槳死我等即將其屍交給等語臣

審察賊酋之意惟恐將僧格桑縛獻軍前僧格桑
心懷怨毒必將索諾木莎羅奔等從前造謀助惡
之處悉皆供吐是以僕藥死獻出又或借稱藥死
即可將面目相似之人希圖掩塞而肯差人前往
則其居心叵測更為狡詭可恨且臣等兩次令頟
森特傳諭原以丹巴沃雜爾繫索諾木等管事之
大頭人若能誘出擒拏先足以喪賊酋之膽令賊
目防衛甚嚴無從下手此時雖不必遽行痛斥以

絶其望亦不可再通言語轉為所輕臣等飭令毋庸給與回諭至今已經數日賊雖叫喚如前弁兵等俱置之不理現在各處所調勁兵陸續到營臣等惟有容籌收復大局奮迅進攻如莎羅奔岡達克尚在美諾必期設法擒拏斷不使遂其緩兵詭計至賊酋如此狡詐除勦滅之外斷無他義臣等現將其鬼蜮伎倆詳悉宣示並以激各官兵等憤恨之心為必滅金川之計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又奏言查木
果木失事後出來兵丁雖有八千皆衣履單薄今
各山梁早已下雪不足禦寒前此移咨督臣製辦
軍裝軍械而軍械到者不過十之五六軍裝到者
不過十之四五此等潰出兵丁既難倚仗而現在
到營新兵止有滇兵一千湖南兵二千京兵六百
名西安駐防七百五十名共計不過四千若遽行
督率進攻即得一碉一卡斷難乘勢深入臣阿桂

屢經密詢各土司頭人皆稱必須厚集兵力足敷分用奮迅進攻始為有益而稍知地勢賊情之領隊大臣侍衛鎮將所言亦槩如此此時惟俟吉林兵一到即可同時並進一處得手則處處迎刃而解並非必俟索倫兵全到致多迂緩至平定小金川後即須進勦金川所有道路情形自應預為籌計但除西南兩路外所有毗連金川地方臣阿桂均未親歷尚須虛衷詢訪實不敢言已有成局僅

為一時塞責之舉況草草定議萬一更有窒礙之處必致另籌改路而大兵既至其地即難輕撤又必留兵駐守徒費兵力終無濟於實事前已節次奏明現在悉心體訪一得妥捷路徑即奏請
聖明指示至掃蕩小金川之時或先得美諾或先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或視賊酋及大頭人所在統兵截殺與夫分剿合攻度大兵所到之境未必即繫進剿金川之路但攻到地方皆已設有糧臺收復小

金川後只須照所定之路添設數臺即能遞進並

無另起爐灶之煩

同日明亮富德奏言臣等欽奉

上諭令官兵收復小金川時乘勢擒捕逆酋伏思小金

川番衆從前攻至美諾陸續來投臣等帶以攻勦

金川不時諄切曉諭伊等自知感激詎番性無常

竟被金川所誘勾連逆叛臣前在當噶爾拉將賊

番誅戮甚多惟上下宅壟頭人色爾結安布木安

本三名拉約頭人雅瑪之子章布木色爾達二名

因其尚無他故經阿桂發交明正巴旺等土司管

束茲據來營請罪稱此是愚蠢番民一時被惑帶

累衆人實在上負

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如今番人親戚多在金川地方

惟恐再經拏獲必難寛宥若肯開一線生路情願

嚮導密為招致等語竊思賊酋索諾木兄弟仗倆

或令僧格桑仍來美諾收拾番衆之心亦未可定

臣等懸定賞格諭令各番如能將僧格桑擒獻者
固可即邀重賞或令賊衆内潰相圖或令賊衆自
行投順亦必仰邀恩賚至汗牛一帶即可將奉到
頒檄臨期暗遣妥人密為宣布於事尤為省力均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奏金川大頭人丹巴沃雜爾
屢次在卡外喊吽求見額森特並即具禀詞等情賊
酋狡惡愈盛其始求將甲爾木等處官兵撤退並兼

為僧格桑求情繼稱土司等要想贖罪並欲前來請安信口支飾譸張為幻後乃稱遣人求藥前往將賊僧格桑藥死付出其屍如此悖誕實堪髮指而懇求派人前往並思藉此誘惑羈留其叵測更為可惡矣且金川土司平日見内地文武官弁皆叩頭盡禮至於此兩次所具之禀直斥為你我尤屬毫無忌憚也阿桂等自當切齒痛恨所稱賊酋如此狡詭除一併勦滅之外斷無他義等語所言甚是必當堅持

此心俟吉林兵到來即可同時並進亦祇可如此辦理並據明亮等奏稱據上下宅壟頭人色爾結等情願作為嚮導其汗牛一帶即可臨時暗差妥人密為宣布此亦進兵時之機會看來收復小金川其事尚易阿桂等惟當努力進攻不宜稍緩並於勒復美諾底木達等處時務將僧格桑及七圖安都爾蒙古阿什咱並莎羅奔岡達克及其頭人丹巴沃雜爾一併擒獲斷不可聽其仍竄回金川方為妥善至收復小

金川之後進剿金川其勢實難中止且就現在賊酋情形而論亦斷無不能乘機攻克之理設或存得半而止之見毋論費用不能全省且賊人萬一擾至打箭爐附近地方又豈能置之不辦與其另起爐灶何如趁勢直進之為一勞永逸乎阿桂等惟當力持定見迅奏膚功竚膺茂賞

同日明亮富德又奏言查僧格桑自去冬竄入金川以後自知罪在不赦從未敢遣人到卡通名惟

賊酋索諾木弟兄假恭順為詞屢在思紐前敵喊叫請安必探知將軍阿桂已往西路現在軍中作何動靜冀令進營覘視其情實為可惡當經臣明亮令土守備阿忠保嚴行指斥而去此時在營將士久知賊酋故作搖尾乞憐之態而其心愈毒不肯稍為所愚且自七月以來將各要隘分布嚴密在營兵丁皆得更番休息臣明亮恐其久而生惰因令各將器械比試並令虛作鳥鎗連環進步既使

習勞以健其筋力并示以勢在必進無可偷安現在復奉

諭旨賊人罪大惡極亟當報仇洩恨愷切曉諭衆兵聞命之下咸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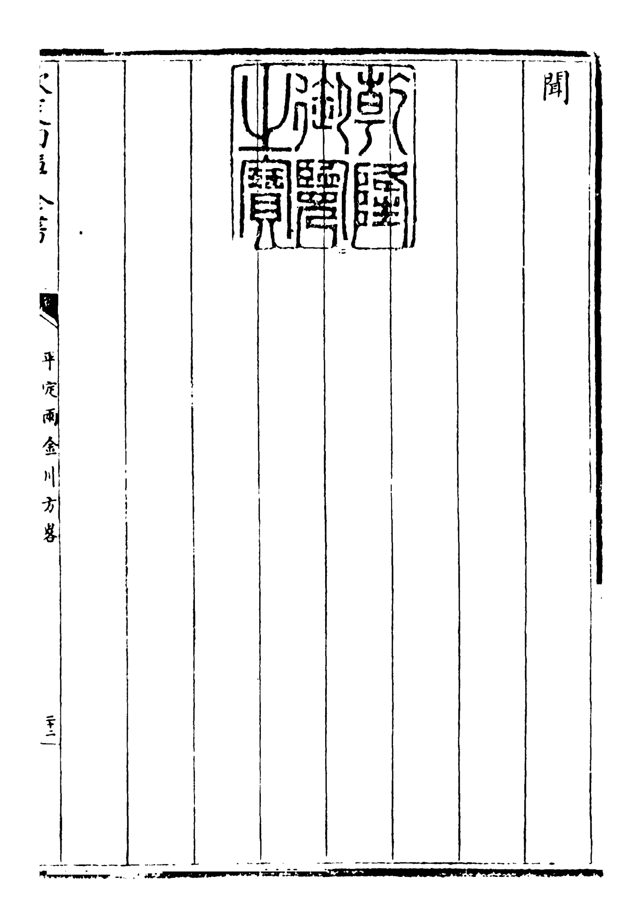
天討所加萬非得已亦萬無中止之勢理明詞直兵氣愈見奮揚臣富德抵營後將山形地勢親為巡歷並察看士卒氣象均極整齊可用臣等現擬將荊州駐防一千名滇兵一千名俟其陸續到來俱令

在大營前後分駐使與舊兵相處俾上山打仗情形如何得利之處先為習熟臣等再於查卡之便隨處鼓勵訓導臨時更可期其出力奏入

上嘉之

同日劉秉恬奏言前因大兵即日雲集米石未甚充裕臣自日隆起程沿途催趲糧運先抵卧龍關次至桃關挨站查回茲截至九月初十日止日隆軍營存米五千五百餘石達木巴宗存米二千餘

石從此逐日加運可無闕乏至由桃關至日隆中有巴朗拉納瓦天舍山查巴朗拉道路雖覺稍寛而氣候惡劣經此者動多發喘其納瓦天舍山勢極陡險路徑盤迴逼仄先因鑿石為階人馬始能登陟即賊境内諸山尚不能及其險阻而此次新來滿洲勁旅以習慣乘騎之人經此諸山步履輕便行走從容毫無疲乏之狀指日振師進勦定能鼓舞爭先直犁巢穴奏入報



聞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六至八

員外郎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六

十月丙戌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微聞川省自用兵以來正佐各官員缺久懸地方公務多有貽誤曾諭令該督將出差各缺速委妥員接署實力整頓毋使叢脞今聞川省州縣委署之員竟有一人兼攝數篆有相隔一兩縣亦令兼署者地方各有職司一人而署兩縣已不免

顧此失彼若中隅一兩縣則地界既不聯屬耳目自必難周即有能員亦屬鞭長莫及倘該督等慮及節次發川人員已多恐將来補缺較難是以未肯奏請揀發殊屬非計現在需人之際自應籌令足供任使若謂川省缺少人多或致壅滯則大功告竣之後原可分撥附近省分通融補用何必鰓鰓過慮以致因噎廢食富勒渾文綬即速酌量實在情形按照各缺派員分署以專責成如現在委署之員即據實奏請

揀發以資差委

丁亥豐昇額舒常奏言據知府盛英稟稱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患病身故等情隨據該府來營稟稱土司故後體察該處衆心尚屬安定查歷來各土司承襲皆係土司平日指定嫡出之子身故後即以具報該管官准其承襲此例行之已久今土司工噶諾爾布共有三子長子名綽爾甲木燦係庶出次子名雍中旺爾結係嫡出三子名朗

索雖係嫡出自幼出家為喇嘛土司工噶諾爾布在日已定雍中旺爾結承襲該處衆心歸向者居多似不如順其自然使雍中旺爾結有地可守自固藩籬而該處土番均得相安俟金川平後或將綽爾甲木燦分地另立為土舍亦足以酬其勞臣等復核平日見聞並體察目下情事大畧相符現已札商阿桂公同籌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番地舊例既應嫡子襲職土司在日

即行指定則所有綽斯甲布土司之職自應順其習俗令雍中旺爾結承襲俾衆相安莫若於襲職時豊昇額傳喚雍中旺爾結到營諭以爾既係工噶諾爾布嫡子且經爾父指定理應承襲雖爾係金川之甥又係其壻本將軍等已據實奏聞令奉大皇帝諭旨以爾父工噶諾爾布素稱恭順派兵進勦爾必能勉繼父志力圖報効已諭爾承襲土司之職大皇帝撫馭番夷惟是開誠布公爾當益知感奮至恩賞爾父

孔雀翎爾父生前未及戴用令本將軍仍差員齎賞
以為爾父身後光榮並亦奉旨將賞給爾父之翎即
著爾戴俾體爾父未竟之心竭誠宣力以承恩眷至
爾父前因有病未得在營出力令爾兄綽爾甲木燦
代其隨征今爾既襲土職且又年富力強理應親自
隨營奮勉圖報將來平定金川時本將軍即據實奏
聞大皇帝自必重加恩賞其綽斯甲布官寨諸事爾
派頭人管理亦可不致貽誤至于綽爾甲木燦則諭

以爾年來隨營征勦金川實為出力經本將軍具奏
蒙大皇帝加賞職銜花翎令土司之職番俗例襲嫡
子而雍中旺爾結又係爾父生前指定是以照例令
其承襲爾惟努力盡心倍加勇往若將金川掃蕩即
當敘爾功績陳奏大皇帝自有重恩其善勉之如此
明白宣諭使其兄弟之心各安著詢問阿桂番地情
形如此辦理是否妥協如與朕意見相同即一面覆
奏一面咨札豐昇額照辦豐昇額接奉此旨俟阿桂

覆到後遵照辦理

戊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征勦金川籌辦銀糧各項只圖寛於儲偫遂至存積太多實非長策即如温福軍營遺失之米至一萬七千餘石銀五萬餘兩火藥至七萬餘斤固由温福庸劣乖張漫無調度遂至藉寇兵而齎盜粮但攻勦之兵務在乘勢深入非駐扎軍營不須動移者可比自應籌為可進可退迅速遄行雖

軍食宜使充裕亦當計及得勝再進時裹帶利便不可轉以糧多成累至火藥固攻戰要需只須畧為寬備足供十日半月之用仍籌陸續接濟則攻具既常有盈餘而進兵亦易於携帶方為妥協至於軍營銀兩計每月所需官兵鹽菜之項為數無多自應按月解送營中支給衆兵令其各自存用即所備臨時賞需之項亦只可酌存數千以備緩急設有特旨加賞之事原可由該督處按數解營除此數項軍營又有

何事别需銀兩且積存銀米過多不能不派兵看守少則於事無裨多則徒分兵力此等皆犯行軍之忌伊等何竟未見及此現在添兵另籌進勦所有前此辦理未協之處均當速為更張著傳諭阿桂豐昇額明亮及富勒渾文綬等彼此妥協酌商將應支官兵鹽菜口粮銀米按月解營散給火藥每半月約計若干斤由各軍營知照該督如數運送備用其銀兩酌存數千緞足更無庸多積該督等仍計西路南路及

宜喜三處軍營相近之内地將銀米等項寬餘存貯以備隨時續運其鑄礮銅錢各項固為利用要資但攻得一處移營進勦尚需將鑄成大礮鑿為碎銅攜往另鑄則約計敷鑄之外亦不必多為堆貯以上並著該將軍等同該督立定章程辦理奏覆其鄂寶所駐之覺木交現貯銀米並著妥議具奏又據解到自賊脱出之川兵二名交軍機大臣訊問據張得勝供在簇拉角克守卡卡内只有兵十名陳學供在功噶

爾拉新山梁守卡卡內只有兵十五名等語卡兵不過十餘無事則徒令曠閒有事不足禦賊實為大錯溫福在昔嶺時將萬餘兵分作千餘卡脩築既令士卒疲勞分守更復化多為少此乃溫福一大失算處各將軍等皆當引為前車之鑑進兵時切不可復蹈其覆轍

臣等謹按銀糧為行軍要需固應寬為儲偫以供支給但行軍乘勢深入尤利輕便設存積過

多於進剿移營時多派守護轉分兵力且又不能迅速遄行前此軍營辦理誠為未妥茲仰荷
聖明指示另立章程將應支官兵銀米按月解營仍在附近三路軍營之內地寬餘存貯以備隨時續運既不慮積多致累復不虞轉運稽延其火藥等項亦一體籌畫靡遺
宸算周詳實利用行師者所宜奉為法守也
己丑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伏查官兵現駐

日隆達木巴宗計至明郭宗美諾一百餘里此内山勢均為極險節節皆堪固守去年攻打一年猶必俟南路官兵已抵賊巢始能會合若以現有兵力一路進攻賊番踞守險要又必久淹時日是以收復小金川事宜必須分路進攻使賊無從抵禦方能迅速奏功但路多則需兵更多今新到滿漢各兵不及六千而日隆舊存之兵軍裝軍械俱未齊全即如四川本省軍裝猶有未到而黔兵所解

衣履亦因川省轉遞遲滯未抵軍營此時積雪滿山若遽督率進攻斷難望其得力　臣身膺重寄如有機會可乘豈不思及早奏功無如熟審情形通盤籌計自非俟吉林兵到不足以供分撥至相近賊境之土司如巴旺布扎克底前此在當噶爾拉山梁金川投稟該土司頭人等深知　臣無將就了事之意所以殲戮小金川賊番甚衆而金川讐恨之深亦惟兩土司尤甚茲據從金川脫出之通事

賡噶供稱賊首兄弟最恨巴旺布拉克底兩土司而草布什咱次之現令喇嘛咒詛該土司等語兩土司苟非實心攻打真與賊酋決絕何至銜怨如此之深但令除南路外餘如瓦寺木坪地方密邇內地該土司尚為出力現仍派兵來營隨勦而三雜谷土兵則自木果木失事之後旋俱散去至今尚未到營臣即分繕檄文詳悉諄諭各土司伊等既可永除後患自當奮力協攻至谷噶一處臣等

前詢之土司據稱道路不甚艱難若由山梁壓下可抵勒烏圍令賡噶復稱谷噶有夾溝一道險仄異常兼以卡防嚴密惟從凱立葉下攻易於得利所見又有不同臣等當悉心再訪務期必得妥捷之路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金川逆酋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必當掃穴犁巢痛洗醜類方足以雪憤恨而懾衆番前此欲令其獻出僧格桑並

藉以誘擒索諾木原屬權宜之計且或冀畧省官兵打仗之力而於此兵力未齊之先稍為安頓使其禦備稍疎易于冞入乃欲懈賊而實不敢自懈此時賊酋雖將僧格桑縛獻　臣等斷不敢萌歇手之心至于金川能打仗番衆不過數千有何力量恃以其地萬山環抱險阻異常正如蛇鼠憑其窟穴因得稍延殘喘若各路果能鼓勵官兵相度形勢俟有可乘即行攻進斷無不能竣事　臣阿桂前

奏所謂非無把握者以此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桂等奏稱此時賊酋雖將僧格桑縛獻斷不肯萌歇手之心等語縛獻僧格桑一說或將来官兵進攻得勝直壓噶拉依勒烏圍等處賊酋勢處窘迫始將僧格桑獻出以求免禍尚不可知若就現在情形而論則斷無其事阿桂當切齒賊情狡惡勿稍游移方為有識至温福木果木軍營所失米一萬六七千餘石銀五萬餘兩火藥七萬餘斤俱

為逆酋所得必已搬回金川索諾木自應據為已有即或分給衆人豈能各遂其欲此亦如內地賊犯分贜不均必至自相爭競其中或滋釁隙亦未可知若果有此機會即可乘勢設法離間藉以得手然此只能伺察其變隨機妥辦並非預有把握也此事正辦總當先行收復小金川一經平定即分路進勦金川其進兵路徑據奏從凱立葉下攻易于得利等語閱圖內凱葉立在兩金川之間與大板昭相近若果可

另為一路亦足令賊人照顧不暇阿桂即當密訪確實妥酌而行若可為進兵正路阿桂當由此而進若不過為進勦牽制之一路即將應派何處官兵若干及應派何人帶兵攻勦之處均行奏聞又賡噶所供遊擊陳聖矩因被賊圍營中無水自行放火焚燒伊父子及兵丁等俱行焚死等語甚為可憫著阿桂再行查明奏請交部議䘏至阿桂在營惟當努力收復小金川並上緊籌畫進勦金川之局看来小金川之

事尚屬易辦若金川則一時原難把握但現調滿漢官兵聲勢甚大賊自難於支禦縱使稍羈時日賊亦不能經久相持況軍需費用雖多而現在再撥二三千萬庫藏亦尚充盈朕意惟在勦滅兩金川永除後患斷不靳惜多費阿桂等務須深體朕意努力成功以膺茂賞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 臣阿桂前在南路據屯土各兵稟稱有維州協張姓兵丁向在

木果木充當通事與金川潜相来往偷給火藥之事賊人稱為張掌堡不知其名等語臣阿桂彼時因未知該犯名字且其事亦無憑據未及轉咨木果木軍營查辦嗣臣来抵西路詢之巽長海禄據稱有維州協兵丁張坤忠係保縣人通曉番語充當通事本年五月内據已故守備瑪什泰呈報脱逃揆其情事頗有可疑但果否竄入賊境尚無確據兹虜噶来至軍營臣等詢以賊境内有無漢奸

據稱有保縣兵丁張坤忠原是通事本年四五月間因偷火藥逃往金川索諾木等甚聽其言每日供給酒肉米麵等語 臣等細詢其年歲面目與海祿所稟相同查該犯以內地官兵現充軍營通事竟敢與賊人潛相來往且偷竊功噶爾拉軍營火藥已屬不法之尤乃復敢潛逃賊境為其任用實為罪大極惡雖此時該犯竄逃賊境尚不能立寘典刑而其親屬均在本籍 臣等已咨明該督令逐

一查拏從重嚴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勒渾現在桃關距保縣甚近著即派委大員察速前往逐一查拏務獲毋使一人漏網所有該犯應行緣坐親屬即照謀反大逆已行律從重分别嚴辦俾衆共知炯戒

庚寅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現在收復小金川看來尚屬易辦其地雖有金川賊番幫同守把但以主客情形

而論金川之人在本處恃險抵禦習其地利便於准備官兵打攻自不免費力若金川賊衆出至小金川地方則彼亦轉而為客離其地險失其所長斷不能如在金川之隨宜布置而我官兵自前歲冬底攻克美諾以後經行駐守半年有餘其間路徑皆所諳悉可以因地制宜熟籌克敵之法我兵分路進勦不但易於制勝迅望奏功即金川賊衆在彼幫守者亦可藉此多為殲戮並莎羅奔岡達克及其大頭人等若

在美諾皆可乘勝勦搶實為最好機會阿桂等惟當努力為之至于進勦金川自以預定路數為要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處雖云正路但其地業經進攻半年賊酋防備已久今見官軍奮勇再進必料仍由此路進攻自復照前預備阿桂轉可毋庸親往此兩處只須擇其中較要者令明亮等統兵前往或可相機攻進餘則另行派員帶兵牽掣若昨奏凱立葉之外更有别路阿桂亦當悉心酌核總擇各路中最緊要

易進者阿桂親自督兵前進其餘則以次權其輕重酌定何路派何人牽制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壬辰豐昇額舒常奏言竊思進勦金川分路牽綴當期於事有益能奪其碉卡要隘痛殲賊番方足振我軍威是以密遣妥人于宜喜達爾圖附近處遍覓間道適綽斯甲木土司頭人等見新添勁旅陸續抵營即有頭人松乃溫布來營稟稱我等思攻勦碉卡若從一面進兵賊人據守碉卡溝濠我

兵又係仰攻勢難取勝我等熟悉此處山路若率領土兵於夜間間道繞越與官兵約定放礮為號兩面夾攻方可得利等語臣等正擬咨為布置即日進攻適該土司工噶諾爾布病故據頭人松乃溫布來見稟稱各土兵因告假前往挿旗燒紙我二人平日受

大皇帝深恩非他人可比所有各隘口已嚴飭土兵小心防範等語臣等咨札行查據報該土兵近來防

範較嚴是松乃温布尚屬誠實恭順　臣等即將伊二人賞戴藍翎以示優奬至此時進攻𡽹添官兵三千内已到營者二千其餘一千亦可計日而到原不必倚仗土兵但夾攻之計務須土兵深知地利方能繞越賊境　臣現在察看情形稍有機會即照松乃等所禀一齊進攻務期有濟至後路前係鄂寶督理今伊已往南路催辦粮運所有後路事宜暫令副將董果經管但令值綽斯甲布土司承

襲未定之時後路防守事宜更須大員彈壓臣等於鄂寳未回覺木交之前令總兵李時擴在彼統兵駐守再松乃温布禀稱土司工噶諾爾布土舍綽爾甲木燦俱曾賞戴孔雀翎令土舍雍中旺爾結如得蒙

恩一體賞戴不但土司闔家感激即頭人等俱倍當竭力報効等語查雍中旺爾結係衆心依向之人臣等俟伊喪事辦畢即調來營妥為駕馭以收其心

而得其力可否賞戴花翎之處臣等候

旨遵行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據頭人松乃温布密禀欲令土兵夜間爬越間道與官兵約定兩路夾攻等語覔間夾攻原屬攻碉良法豐昇額等用其計而不預露端倪甚合機要自應如此相機妥辦又據奏松乃等因其土司病故飭土兵防守較嚴足見誠心恭順賞戴藍翎等語所辦甚是松乃温布能如此實心出

力殊屬可嘉著豐昇額等傳朕旨將二人各賞銀五十兩俾益感恩奮勉且使衆土司見之亦知共相效法又據稱松乃等懇請將雍中旺爾結賞戴孔雀翎之處前已傳旨賞給豐昇額等即可遵照辦理其所稱調雍中旺爾結來營妥為駕馭以收其心而得其力等語亦與前旨適合雍中旺爾結既為番衆依向之人如果遵調到營誠心報效則營中多一得力土司更屬有益自可推誠相待並令阿桂知之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後路防守事宜亟需大員彈壓鄂寶未回覺木交之前已令總兵李時擴往彼駐守等語李時擴辦事非其所長前因覺木交一帶督辦粮務防範後路關係緊要已派令布政使顔希深前往同鄂寶辦理計此月内可抵覺木交顔希深平日尚能辦事著鄂寶將該處一切應辦機宜詳悉告知令其在彼專辦鄂寶仍時常往來照料方為妥善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七

十月癸巳郝碩奏言臣自抵軍營後於糧運事宜留心體察兼由木坪一帶直至雅州親歷沿途各站察看情形查自辦理軍務以來所有原派官商辦運各路兵糧截至本年正月止已幾至一百萬石從前派辦之米皆已陸續到營隨時銷用惟聞敘州府承辦招商領運米八萬石尚未交清經該

府將各商拘押雖已將運脚銀追出數萬兩下欠尚有二十餘萬兩非特于糧運無益且於
國帑有關請
旨飭交督臣將川省新舊派運各路糧石徹底清查分别已完未完及有無已領未領情弊詳細核明據
實奏
聞至前項米石所以遲延之故實因派運之初向未嚴定限期以致漫無約束臣請嗣後辦理軍米數在

一萬石以上者定限三個月五千石以上者定限兩個月俱令於奉文之日起限務須限内掃數交清並令將起運及運竣日期隨時申報各該路欽差暨該總理司道以憑查核並請
勅下該督臣於每次派運限期已滿之後將各屬已未運完分别清查彙奏如逾限未完即行指名叅處如此立定章程在承辦之員知顧考成不敢任意延緩即督催之員亦便於稽察且經一番清釐之

後庶糧石得歸實用帑項不致虛糜指日大功告成於造銷事宜亦無不裨益

同日文綬奏言京兵第八九十起內五百名已照將軍阿桂指派撥起南路其第十起內健鋭營兵一百名准阿桂咨令侍衛特成額帶赴西路亦已起程所有京兵二千已全數過省其吉林兵頭起於九月二十五日抵成都照洛將先到五百名撥赴南路現在料理起程查自京兵第八起之後各

省兵過該專辦滿兵每間二日僅送一起且又分赴兩路其續調楚兵三千名尚未入川此時沿途站夫往返送差得有空日臣預飭各臺站將滾運之米乘此儘力趕運以供沿站口糧且夫力亦不致閒曠至吉林黑龍江均以三百名為一起現在口内口外站夫寬備足用軍行更為便利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招商領運原以佐官運之有所不及但運費既多自應核計程站糧數之多寡或先

酌給一半俟到站交清後隨時找足若衆商分頭領運並須逐名酌給俾其清交轉運核實稽查庶不致拖欠滋弊豈有將應運八萬餘石之運脚盡數給商迄今已逾一載竟至拖欠二十餘萬兩之多是前此所辦漫無頭緒已可槩見不可不徹底查辦妥定章程著傳諭富勒渾文綬即照郝碩所奏情節查明承辦貽悞各處據實嚴參所有未交糧石運價銀兩亦即上緊勒追如竟查無著落即於辦理不善各員名

下著追並將各路新舊派運粮石分别已完未完及有無已領未領等項情弊迅速催追查辦並將何人任內承辦查明分别叅奏至所稱嗣後運辦京米定限清交之處自應如此辦理尋常案件况緊要軍糈豈可漫無定限一任拖延之理並著該督將此後如何定數發交銀兩及如何定限催運一併詳議速奏又據文綬等奏京兵陸續出口預飭各臺站將滚運之米乘時赶運俾夫力不致空閑等語所辦亦屬妥

協惟昨據阿桂奏日隆舊存兵丁本省所辦軍裝器械尚未全到黔兵所解衣履亦因川省轉遞遲滯未抵軍營現在即需進兵收復小金川所有軍裝器械等項甚關緊要並著文綬速飭各站嚴催速解以供應用並將飭催抵營日期先行覆奏

同日郝碩又奏言查西路大兵雲集到齊之後連跟役人夫每日計需口糧三百餘石一月之間必得米一萬石始敷支放雖現在派運日隆達木已

宗二處之米甚多然由灌縣桃關一帶直運軍營者十居八九而滿漢官兵應撥赴西北二路者俱由此一帶行走兵差與糧運同途即恐不無壅阻查中路自雅州木坪一帶直至達木已宗程站較近既不過兵輓運頗稱便捷現在夫價居奇商情退縮如招商認運等項俱不足恃惟於督臣奏准各屬採辦之三十萬石內撥出二萬石飭交雅安蘆山天全等三州縣照商運腳價數目支領銀兩

在附近地方上緊採辦即雇用本地民夫由木坪直運達夫巴宗勒限三月務於年内掃數交清則承辦州縣各有責成既可尅期必至而以民代商脚價充餘人夫亦所樂從且以本地之夫運本官承辦之糧行走熟習路逕較為迅捷再查自省由木坪運至達木巴宗每米一石計需脚價十一兩八錢五分西路自省由桃關運至達木巴宗每米一石計需脚價十三兩八錢五分是中路運脚較

之西路每石可節省銀二兩而程站稍近尤可易

於催趲奏入

上嘉之

同日郝碩又奏言臣於九月初六日自日隆起程

前赴木坪道經達木巴宗查該鎮現存米一千六

百石臣即挨站督催於初十日抵木坪後查該處

存站糧米尚有二千五百餘石若僅令該站人夫

逐日深運勢難迅速臣因飭糧員葉道治就近於

天全蘆山等處雇夫一千名限半月内務將存米全數直運達木已宗臣隨於十三日赴雅州查催知府李永祺承辦達木巴宗米一萬石據報已起運米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其餘現飭趕運務於十月内運竣旋據達木巴宗日隆二站開報截至九月十五日止已共存糧九千餘石此外再得長運米石隨時運供自可無虞缺乏奏入報

聞

同日文綬又奏言火藥為軍旅先資自征勦金川以來需用浩繁本省硝觔經臣於上年七月間奏明設法採辦迄今計共獲硝四十餘萬觔又撥解黔楚等省火藥硝觔來川接濟現在可供三四月軍火之需但儲備宜於充裕查川省辦硝向有江油局渝局二處江油局每硝百觔官價二兩九錢七分五釐渝局每硝百觔官價二兩四錢三分除官硝七十觔外餘三十觔給商售賣以敷工本比

年以來統歸官買商人工本不敷勢難驅迫令值需用之時自當急為調劑臣遍加查訪現據躧得硝硐可開者有石柱之川硐子琵琶硐廣元之愽子麻灣筲連高珙等縣之烏雲穿山黄昌雪花合江之月亮清涼梁山鄷都之仙女昌雄等處確核採煎工本大約每百觔總在五兩上下查湖廣採硝每百觔需銀六兩七錢價較貴於川省再加解川運脚所費更多如在本省開採酌量加價每百

飭總以五兩為率則商本無虧開採必皆踴躍如此則價雖照舊稍增而本省開採較諸鄰省撥運通盤核算其費轉多節省臣現行產硝州縣招商開採並飭各屬凡有產硝苗線之處確勘廣採以期多為儲備奏入報

聞

甲午明亮富德奏言查南路各土司境界與金川相接者在草布什咱惟東北一帶山梁路通金川

而正地甲魯最為脆要任明正則自章谷渡河惟
索布大寨通小金川之汗牛各寨現駐重兵以防
抄截至從巴旺至布拉克底即與金川之馬奈馬
爾邦交界其地在噶拉依大河之西過河而東即
通僧達及克舟九寨上與當噶爾拉相連此各土
司境内所通之路徑也自兩賊酋肆行黨惡欺壓
鄰封不獨明正革布什咱切齒痛心速期勦滅即
巴旺布拉克底本為金川親戚亦堅心内向誓不

兩金臣明亮凡遇各土司遣人到營禀事俱量加

奬賞隨時鼓勵伊等感戴

皇恩奮勉益切第此數處土司力量淺薄除派兵隨征

外不能自爲一軍獨當深入臣等查草布什咱被

金川殘破以來户口稀少而留防該處漢土兵丁

共止一千四百餘名不敷分布現擬酌抽川兵三

百名前往各隘令副將鄭國卿分派駐守以便大

兵進收美諾可無後顧之慮此時陝滇兩省官兵

均已到齊荆州頭二起駐防兵丁於二十一二十三等日經將軍綽和諾帶領來營其餘自可接踵而至軍威所布諒金川必併力拒守小金川地方其腹内定見空虚臣等竊思收復小金川與進勦金川雖有先後之分而辦理本非兩事若使金川賊境同時被勦勢必撤兵自衛而西南各路進兵收功較捷當即傳集各頭人遵

旨愷切曉諭令其轉述伊等土司知悉旋據各土司先

後遣人來營禀稱明正已趕地方與兩金川交界
切近遇有進兵分路之處機會可乘即來密禀連
夜抽撥土兵潛往盡力攻打務期得手以圖報効
臣等揆度情形各土司與金川顯為樹敵彼此仇
殺已深此間傳諭為伊等永除後患已相慶幸是
以具禀情詞倍覺誠懇臣等惟有鼓勵衆番於一
切攻取機宜使各就伊意見來告而擇其緊要之
所臨期酌助官兵應援總以聲東擊西乘間而入

俾賊酋不知應守何路為要自不得不四面防禦其力既分攻之自易蠢兹小醜更何能為久守之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明亮等所見甚是各路均應如此辦理惟當勉力為之至前日阿桂奏收復小金川擬於十月底進兵昨令章嘉胡土克圖選擇吉日據稱十月二十三日不宜進兵早或二十一日遲或二十七二十九皆大利之日可得全勝等語軍行選日亦係

要事著傳諭阿桂等若二十一日尚未進兵即於二十七二十九兩日酌量用之並即通知明亮及豐昇額等一併遵照只要諸事萬妥不在遲此數日也

乙未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現在收復小金川看来尚屬易辦但聞賊首之兄莎羅奔岡達克及其頭人丹巴沃雜爾俱在美諾此二人為金川倚靠之人若能擒獲較擒僧克桑尤為有益阿桂等於攻復美諾等處

時必當嚴密布置勿使喙脫至前據豐昇額等奏稱據綽斯甲布頭人松乃溫布等稱賊番踞守碉卡仰攻較難土兵習熟道路若由間道截其後路兩面夾攻可望得利等語自屬攻碉良法但思土兵等固為熟習路徑而我索倫兵丁登山履險亦所優為自當於土兵等覓間進攻時酌派索倫兵若干令德赫布普爾普等漢佐出衆可倚任者分領前往自更得力計索倫兵此時將次到川著阿桂酌量情形將索倫

兵千餘留於西路其明亮豐昇額兩處軍營每路酌派數百並派能帶兵之人令其分路遄往

上諭内閣曰前歲進勦金川以來皆係檄調各省綠營未經簡派滿洲勁旅是以兵丁等月支鹽菜口糧均照從前辦理金川成例現在添派健鋭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西安荆州滿兵前往川省計皆陸續到營因思滿兵成例日給米八合三勺足資飽飫而綠營例給一升日食之外尚有盈餘若遇乘勝進攻之時

負載將不免費力且滿漢同在一營米數多寡參差
支放亦恐致舛錯嗣後綠營兵口糧均著照滿洲兵
例槩以八合三勺關給至鹽菜銀兩一項滿洲兵每
月例給一兩五錢而綠營兵每月例給九錢較滿兵
所支為數畧少綠營雖非滿兵可比而同為國家出
力亦當量為體恤著加恩於例給九錢之外每兵月
加給銀四錢俾其日用更得寬餘士氣自倍加鼓舞
所有各處土兵應支銀米向照綠營之例此後並著

照此一體加恩統以十一月初一日為始該督等即

傳飭各處糧員遵照妥辦並令各路將軍等宣諭隨

征兵衆使之奮勉迅奏膚功該部即遵諭行

臣等謹案八旗勁旅摧堅致果所向無前非綠

營所能及量能授食亦非綠營所敢望我

皇上一視同仁

念其均為國家効力體恤備周於日給口糧則省其負

戴之煩於月支鹽菜則俾獲寬贏之益且

命土兵悉遵此例行間兵衆倍加奮勉嗣是攻碉殲賊
俱各踴躍爭先蕆功奏凱實由逾格
恩施浹軍心而作士氣是以鼓舞重於投醪感激深於
挾纊也
丙申阿桂奏言臣接准豐昇額來札稱綽斯甲布
土司工噶諾爾布身故其嫡出次子雍中旺爾結
該土司任日已定承襲等語臣思此時不如先為
明白曉諭以安其心臣酌派叅將馬應詔前往唁

問並令偕知府盛英傳諭綽爾甲木燦雍中旺爾結等以汝父工噶諾爾布雖係金川之壻而恭順出力始終如一汝等欲保守祖父之地方百世長為土司必先思繼汝父之志金川雖係汝等親戚但如僧格桑非獨娶於金川又係一家兄弟今金川將僧格桑拘因在科思果木有事則用以號名番人得志以後仍復帶歸拘禁此等狡惡之人雖屬姻親有何可恃至如布拉克底土司亦與金川

兩世姻親伊等深知金川兇惡欲為自已永除後患實心攻打絶無瞻徇是以
大皇帝深為嘉悦屢次見
恩初無見疑之處現在大兵數十萬來赴軍營金川勢在必滅汝等兄弟實心出力雖娶於金川並無妨碍如此曉諭自可使之安貼其綽爾甲木燦聞向任宜喜等處帶領土兵尚為奮勉而頭人松乃與金川仇恨甚深若引之使近於攻勦之處可冀得

力臣將此行知豐昇額等酌量妥辦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索諾木至兇極狡於滋擾各處之時挾僧格桑以號召番人及其得志又拘僧格桑以歸仍視為孤豚腐鼠此時賊酋所以不即縛獻僧格桑者尚欲以繫屬小金川番衆之心希冀大兵進勦可驅以先攖鋒刃若掃除美諾之後賊酋懾我軍威亟思解免則視僧

格桑又成棄物何惜縛獻軍門其用心狡惡實爲覆載所不容但賊首既用僧格桑以煽動小金川番衆之心仍拘僧格桑以據小金川之地番衆豈能不生怨望誠如

聖諭其不留僧格桑在美諾賊酋等自以爲得算不知已失小金川衆心昨詢脫出之瓦寺番人那木喀據稱沙羅奔在美諾時彭魯爾各寨百姓前往送

酒俱稱

天朝恩典甚深打仗俱有鹽菜口糧我等因想念舊土

司纔行此事令可將我土司僧克桑送回汾羅奔

言

天朝為因僧格桑不肯撤兵俟大兵退過巴朗拉時纔

可令其回來等語此雖賊酋駕詞籠絡而小金川

番衆豈必盡受其愚弄且據那木喀又供賊酋等

役使小金川人備加凌虐衆番回想

天朝撫馭之恩自必心生悔悔將來設法招致其計自

屬易行臣等遵

旨傳喚穆塔爾前來客加奬賞該酋極為欣感據稱此一帶南北兩山形勢向來熟悉再容遣人前往偵探道路何處易於進攻何地可以繞出并賊人多少查詢明確回報辦理屆期仍探明我等親戚相好現在何處相機約令内應等語臣等查僧格桑久為金川脅制即其頭人七圖安都爾等亦已聽索諾木任用未必轉能圖剪金川如小金川番人

仍復來投則收復美諾等處已為事半功倍至莎羅奔岡達克前據賊番呌喚稱該賊前來美諾嗣據賊稟內又有回金川念經之語而那木喀亦供已從南路回去臣等揣測賊情岡達克此來不過將小金川番衆飾詞哄誘且令七圖安都爾帶領力為堵禦而自回金川為死守巢穴之計但賊番行踪詭秘來往無常將來進兵之後賊酋兄弟或又潛來美諾協力助守亦未可知臣等於收復美諾

時務期踹探明確分派得力將備繞截其竄逸之路毋論賊酋兄弟及大頭人等總惟多獲一賊人即早除一逆黨斷不敢稍有疎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奏那木喀各供小金川番衆生心怨悔招致之計自屬易行等語此乃情理必然之事小金川番衆既與金川離心迎機招誘必然樂從看來收復小金川之事較攻勦金川原屬易辦至其番衆雖係被僧格桑誘脅究屬已降復叛即使欣

然降順亦不可復留或臨期酌量情罪重輕分別𢦤
誅移置但美諾初定之時不可即為辦理必須俟勦
滅金川後方可一併籌辦以為善後事宜惟是將軍
等既得美諾等處必須加意嚴密防備勿再使僧克
桑潛出煽誘斷不可以小金川又經收復稍涉大意
致蹈前此疎虞覆轍阿桂等均宜籌畫妥善切實嚴
防後路則進勦金川方無後患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核磨從噶克

卓克采土兵於木果木失事時俱行散去臣阿桂自赴西路即檄飭該土司等仍派兵助勦並調其頭人來營茲於九月二十三日梭磨土婦卓爾瑪遣頭人沙克嘉綳從噶克土司納木札爾遣頭人岡多爾濟卓克采土司甲噶爾布木遣頭人阿塔爾均至日隆軍營請安臣等諭以此時數十萬大兵齊到定將作惡土司滅淨根株爾三家應共派二千兵隨營進勦並嚴飭各頭人土兵倍加出力

該頭人等均稱我等土司現已派出兵丁我等回
去即遣陸續赴營查三雜谷土司境地均與兩金
川相接一有舉動賊酋易於知覺令三雜谷土兵
須俟頭人回日始行進發雖未免於少遲但現令
大兵漸積本不待屯土之兵即當進勦而金川賊
人若知此時始調土兵必以為大兵進討尚需時
日其意或不無稍懈臣等一俟吉林兵到迅速進
攻於事轉為有益至三雜谷地方詳詢該頭人等

並無妥捷進兵道路與豐昇額等查詢大畧相同

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西路軍營從前歷次打仗所有受傷及奮勇列等官兵均經前任將軍溫福按照等第分別造冊咨部議賞議卹近據兵部咨稱此內尚未具題者計有九案現任木果木兵丁潰散欽奉

諭旨令該督等嚴查辦理所有温福送到應議各册俟
未便按册具題其列等受傷兵令臣阿桂等核實
查奏另行核辦臣等以西路檔案均已遺失無存
現在洛明兵部俟將原册抄發再行核對扣除至
未經部議題覆之列等受傷各兵固應核實辦理
其部議雖經覆准尚未給賞之案亦應分別查辦
查海蘭察等兩次汰回之傷病兵丁内有應發遣
別省者有應革伍及仍准留伍者情節固屬懸殊

即未出項下兵丁有無應潰而逃應行即拏獲正法之犯亦難預定自未便因已經部覆概行給賞

臣等酌議除從前接准部咨業經領過賞銀者毋庸置議及其人現在軍營一應照舊支領外擬將兩次傷兵泚回之兵三千餘名内如罪應發遣者即將賞給處扣除雖罪止斥革亦停其給與至未出項下之三千數百名内如被拘後復從賊境冒死脫出揆其情節仍可留存營伍所有應賞銀兩

尚可給與如未經脫出之兵自應暫停給賞統俟掃蕩兩金川後將未出兵丁逐一查明另行辦理庶帑項不致虛糜而給賞皆歸核實除咨明四川陝甘雲貴各省總督並飭軍營提鎮將領等遵照辦理奏入

上從之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七